



黄宗羲

从白云庄到

化安山

□赵淑萍文 王武强摄

初访白云庄时，心中不免生疑。“城内天一阁，城外白云庄”的并称，暗示着二者本该平分秋色。如今天一阁游人如织，而城西的这处黛瓦白墙的院落却显得清寂。更令我困惑的是庄前黄宗羲的坐像——这位余姚四贤之一，他与宁波万氏的白云庄有何渊源？

入庄方悟，白云庄之所以不凡，正因为黄宗羲与万氏子弟的因缘。庄主人万泰的八子皆人中麟凤，尤以幼子万斯同最负盛名。这座万家祠庄，明亡后成为黄宗羲讲学的核心场所，甬上证人书院便诞生于此。尤为珍贵的是庄内珍藏的《鄞江送别图》，记录着他遣子黄百家和高足万斯同北上修史，学子们在鄞江边送行的情景。“四方声价归明水，一代贤奸托布衣”，这是他对万斯同的殷殷叮嘱。

黄宗羲在宁波城的足迹远不止于此。他是首位登上天一阁的外姓学者，留下了《天一阁藏书记》的珍贵文献。广济桥、延庆寺、黄过草堂（张氏祠堂）、陈燮献宅等，处处有他的身影。他在甬上讲学八载，有百余学子，其中入室弟子六十六位。他是一位通才，不仅通晓天文地理，经史子集，还深谙赋税规律。他讲学内容包括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科学

等多个领域，培养出万斯大、万斯同、陈言扬、李邺嗣等一大批人才。著名史学家全祖望，虽未亲聆教诲，却继承了他的衣钵，以“私淑弟子”（私淑指仰慕某人学问而未能直接受教）自居。先生从未自诩浙东学派领袖，但其学友、弟子皆尊奉其为圭臬。万泰常对朋友说：“今日学术文章，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。”

最令人叹服的是黄宗羲思想的前瞻。且不提他的振聋发聩的《明夷待访录》中对君臣关系、君民关系的阐述，也不说他提出建立学校，开辟言路，仅“工商皆本”“义利并重”的主张，便为宁波商帮的崛起埋下了伏笔。他的《明儒学案》一书，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学术史专著，并开创了学案体这种新的史书体裁。他以“一本万殊”的哲学思想，“会众以合一”的方法，在学术史上筑起丰碑。

二十余年间，我屡访白云庄。看斑驳台门重焕新颜，见智慧设备更迭升级。如今，《鄞江送别图》的数字化展示，将三百年前的那场送别演绎成鲜活的光影。在甬上证人书院，我曾经听门外翠竹在风中龙吟虎啸，缅想昔日书声琅琅，学子们自由争辩的盛景。在万氏的墓园，瞻仰万邦孚、万斯选、万斯昌之墓，怀着虔诚之心默诵黄宗羲为万斯选写的墓志铭。在万氏故居展柜前，近距离凝望黄宗羲、万斯同、全祖望等先贤手泽。春天，倚墙而栽的梅花盛开，我循着暗香去寻觅那一脉精神的幽香。秋日，在夕阳中，看万氏墓前残损的石像生、华表柱感慨百年沧桑。

白云庄在清末湮没。1934年春，本地学者杨菊庭根据全祖望的记载寻得遗迹，与陈如馨、冯孟颀合力重建。自此，白云庄作为纪念万氏先贤和黄宗羲的建筑延续至今。

明清易代之际，浙东义旗猎猎。国破家亡，士人抉择各异。有的屈膝新朝，包括才情卓越的龚鼎孳、吴梅村、侯方域等；有的忠贞不屈，就像张苍水孤忠殉国；有的，在末世里摇摆、彷徨，患得患失，如钱谦益。黄宗羲和万泰选择了一条更复杂的道路。早年，黄宗羲一直致力于反清复明。他和弟弟黄宗炎、黄宗会组织了世忠营，辗转作战，甚至在四明山高处的杖锡安营扎寨。如今的杖锡，是赏樱胜地。但曾经是“杖锡旆六月，乌拢就落雪”的苦寒之地。

可是，无论忠臣义士怎样作为，改朝换代已成定局。黄宗羲屡次被清廷通缉，十年中家人几乎失去一半。当南明烽火熄灭，步入中年的黄宗羲退隐化安山，从此潜心著书立说。他对明王朝的灭亡和中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，从而有了《明夷待访录》《明儒学案》《宋元学案》。若说张苍水留正气于天地，他则铸就思想之炬，被尊为“中国思想启蒙之父”。

细查其生平，似有两位黄宗羲：一位，恪守礼教，奉行儒

家的忠孝节义。他是血性书生，又有游侠之风。他的父亲，是东林党人，刚直不阿，被阉党陷害。他为了雪父仇，少年时竟然把铁锥带上了金銮殿，用锥刺仇敌。他也曾加入复社，和士子们一起声讨攀附阉党的文化流氓阮大铖，签名《留都防乱公揭》。清军入关，他一直投身于抗清复明的事业。这是忠君报国，嫉恶如仇的黄宗羲。另一方面，他的思想早就超过他那个时代的人。他提出，天下不是一姓之天下，君王和大臣是共同曳木之人，天下为主君为客，这对于封建的伦理纲常是“离经叛道”的。清王朝稳定后，康熙皇帝崇尚儒教，方兴礼乐，轻徭薄赋，与民生息。这时，黄宗羲内心对“清廷佑文”是赞同的，但亡国之痛一直厮缠着他的灵魂。所以，他自己决不和清王朝合作，但他不反对弟子去应试做官，也让儿子黄百家和万斯同去修明史，因为“国可灭，史不可灭。”对于被打入《贰臣传》的钱谦益，他也报以宽容和理解。这是一个开明的质疑皇权，秉持民本思想的黄宗羲。

多少次去白云庄，我会想到黄宗羲隐居的化安山，我想象着，这位历经坎坷的思想家，是怎样从余姚深山一步步走向白云庄的？

终于得访化安山。

化安山位于余姚市陆埠镇十五岙村，地处四明山北麓剡湖岱。宋代，因景致可比嵊县（今嵊州）剡溪得名“剡中”。这里飞瀑如练，修竹成海，风景如画。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很喜欢这个地方，曾题诗“越岭灵幽处，行行几曲涯。惊途欲绝，数转地逢奇”。最后，他的墓址就选在这里。

黄宗羲择此隐居，不仅因与黄竹浦故里近在咫尺，更因父亲长眠于此。被誉为“姚江黄孝子”的他，以这种方式，和泉下的父亲晨昏相伴。他在化安山南麓，原父亲下葬前停放灵柩之处筑了龙虎草堂。茅舍简陋，生活窘困，他安之若素。他晨听鸟语，夜观星象，将满腔忧思化作传世文章。千古名篇《明夷待访录》

《易学象数论》和卷帙浩繁的《明文海》都出于此。其间，清廷多次请他出山，他拒绝。但他常赴白云庄播撒思想的火种。而白云庄的那些弟子，亦跋山涉水来此求教。

黄宗羲临终前嘱家人丧事从简：“用棕棚抬至圻中，一被一褥不得增益”，遗体“安放石床，不用棺槨，不作佛事，不做七七，凡鼓吹、巫觋、铭旌、纸幡、纸钱一概不用”。他希望自己速朽，然他的思想的光芒却烛照后世。如今，他的墓前，三方荷塘如镜，映照墓主人的襟怀。左侧梅园老树新枝，年年花开如故。这令我想起了白云庄的梅花。此时，山风拂过，仿佛又听见那首《山居杂咏》：“锋镝牢囚取次过，依然不费我弦歌……”这穿越时空的回响，让白云庄与化安山之间的精神纽带，永远鲜活如初。这白云庄与化安山之间，连缀的不仅是一段地理的旅程，更丈量着一个民族思想觉醒的深度。



甬上证人书院



黄宗羲像